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前漢書卷四十九
五十

詳校官侍讀臣陳萬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陳墉

校對官中書臣馮培

謄錄貢生臣王遇亨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書卷四十九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爰盎黽錯傳第十九

師古曰黽古朝字其下作朝蓋通用耳

爰盎字絲其父楚人也

師古曰盎音一浪反

故爲羣盜徙安陵

師古

曰羣盜者羣衆相隨而爲盜也

高后時盎爲呂祿舍人孝文即位盎兄

噲任益爲郎中

如淳曰益爲兄所保任故得爲郎中也

絳侯爲丞相朝罷

趨出意得甚

師古曰意甚自得也

上禮之恭常目送之益進曰丞

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益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

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

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人主雖亡

其法度存當奉行之高祖誓非劉氏不王而勃等聽王諸呂是從生主之欲不與亡者也

方呂后時

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

師古曰言微細也

是時絳侯

爲太尉本兵柄

師古曰執兵權之本

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

誅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承

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

師古曰如似也

臣主失禮竊為陛下

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

師古曰莊嚴也

已而絳侯望益

曰吾與汝兄善今兒廼毀我

師古曰望責怨之也

益遂不謝及絳

侯就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請室

師古曰請室獄也解在賈誼傳

諸

公莫敢為言唯益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益頗有力絳

侯廼大與益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

師古曰自國入朝而殺之

居處驕甚益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可適削地

師古曰適讀曰

謫

上弗許淮南王益橫

師古曰橫音胡孟反

謀反發覺上徵淮南

王遷之蜀檻車傳送。盛時為中郎將諫曰：「陛下素驕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有如遇霜露行道死。陛下竟為以天下大弗能容，有殺弟名，奈何？」

何上不聽，遂行之。

○宋祁曰：越本無遂字。

淮南王至雍，病死。

師古曰：師古。

曰：雍是扶風雍縣。聞聞於天子也。○宋祁曰：注是字當刪。

上輟食，哭甚哀。

師古曰：輟止也。 盛

入頓首請罪。

師古曰：自責以不強諫也。

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盛曰：

「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行，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三者何事？」盛曰：「陛下居代時，太后

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解衣

師古曰睫目傍毛也交睫謂睡寐也睫音接○宋祁

曰解字上當有不字

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

難之

○宋祁曰曾參字上浙本存孝字句義並足

今陛下親以王者脩之過

曾參遠矣諸呂用事大臣顓制

師古曰顓與專同

然陛下從代

乘六乘傳馳不測淵

鄭氏曰大臣亂乘傳而赴之故曰不測淵

雖賁育之勇

不及陛下

孟康曰孟賁夏育皆古勇士也

陛下至代邸西鄉讓天子者

三南鄉讓天子者再

師古曰鄉讀曰鄉

夫許由一讓

師古曰許由古高士

堯讓天下於由由不受也

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

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宿衛不謹故病死於

是上廼解盎繇此名重朝廷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盎常引大體忼

慨宦者趙談以數幸常害盎盎患之盎兄子種為常侍

騎諫盎曰君衆辱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

師古曰惡謂譖毀之言其

過於是上朝東宮趙談驂乘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

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

與刀鋸之餘共載

宋祁曰一本云刀鋸餘人載

於是上笑下趙談談

泣下車上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盎攔轡

師古曰攔與擊同

上曰將軍怯邪蓋言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

師古曰言富人

之子則自愛也垂堂謂坐堂外邊恐墜墮也。○宋祁曰或無之字下同

百金之子不騎衡

如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師古曰騎謂跨之耳非倚也

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

陛下騁六飛

如淳曰六馬之疾若飛也

馳不測山有如馬驚車敗陸

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

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

師古曰同坐謂所坐之處高下齊同無差等也

及坐郎

署長布席蓋引卻慎夫人坐

蘇林曰郎署上林中直衛之署也如淳曰蓋時為中

郎將天子幸署豫設供帳待之故得卻慎夫人坐也師古曰卻謂退而卑之也坐音材臥反。○宋祁云趙本及

景德本監本並無長布席三字一本云郎署長布席學
官本無長布席三字若上云及坐郎署似不成語與上
句了不綴屬必須曰郎署長布席義乃可安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盎

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以立后
慎夫人廼妾主豈可以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則厚賜
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獨不見人豕乎

張晏曰戚夫人也

於是上廼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入語慎夫人慎夫人

賜盎金五十斤然盎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為隴

西都尉

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釣反

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遷齊相

徙為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絲欲

刻治

如淳曰種稱叔父字曰絲

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劍刺君矣南方

卑溼絲能日飲亡何說王毋反而已

師古曰無何言更無餘事如此

幸得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盎盎告歸道逢丞相申

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盎還媿其吏

師古曰慙不見禮也

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

師古曰上謁若今通名也

丞相良久乃

見因跪曰願請問

師古曰欲因問陳私有所白也

丞相曰使君所言公

事之曹與長史掾議之吾且奏之則私吾不受私語盎

即起說曰君為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

師古曰度計量也與猶如也

丞相曰不如盎曰善君自謂弗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

帝定天下為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廼為材官蹶張

遷為隊帥

如淳曰隊帥軍中小官師古曰帥音所類反

積功至淮陽守非有

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者上書

疏

○宋祁曰郎官者既云郎官何更施者字明是官與宦者畧述禁中人耳

未嘗不止輦受

其言不可用置之言可采未嘗不稱善何也欲以致天

下賢英士大夫日聞所不聞以益聖

師古曰日日得聞異言也○宋祁曰

景德本無大夫上三字越本亦無大夫上字而君自閉
而此本獨無上字要須得之對下句君字

箝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師古曰箝籥也音其炎反夫以聖主責愚相

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人廼不知將軍幸

教引與入坐為上客盎素不好黿錯錯所居坐盎輒避

盎所居坐錯亦避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景即位黿錯

為御史大夫使吏案盎受吳王財物抵臯詔赦以為庶

人吳楚反聞師古曰聞聞於天子錯謂丞史曰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丞

史丞及史也爰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

欲請治盎宜知其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

如淳曰事

未發之時治之乃有所絕也

今兵西向治之何益且盎不宜有謀

如淳

曰盎大臣不宜有姦謀

錯猶與未決

師古曰與讀曰豫

人有告盎盎恐夜

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

師古曰至天子之前也

嬰

入言上廼召盎盎入見竟言吳所以反獨急斬錯以謝

吳吳可罷上拜盎為泰常竇嬰為大將軍兩人素相善

是時諸陵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騎隨者日數百

乘及鼂錯已誅盎以泰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

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盜軍中初盜為吳相時從

史盜私盜侍兒

文頴曰婢也

盜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

從史君知女與侍者通廼亡去盜驅自追之

師古曰馳而追言

疾遂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盜使吳見守從史適在

守盜校為司馬

師古曰為校中之司馬所領士卒正當守盜

廼悉以其裝齎

買二石醇醪

師古曰裝齎謂所齎衣物自隨者也醇者不雜言其醲也醪汁滓合之酒也音牢

會天寒士卒飢渴飲醉西南陬卒卒皆臥

師古曰陬隅也飲音於集

反陬音子侯反又音鄒○宋祁曰古本飢字下有之字今削之無害

司馬夜引盜起曰君

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何為者司馬曰

臣故為君從史盜侍兒者也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文

曰言汝有親老

吾不足繫公

師古曰繫古累字也音力瑞反

司馬曰君弟去

師古

曰弟但也

臣亦且亡辟吾親

如淳曰藏匿吾親不使遇害也晉灼曰辟音避

君何患

廼以刀決帳道從醉卒直出

師古曰於醉卒之處決帳而開令通道得亡也

司

馬與分背

師古曰一時各去也

盎解節旄懷之

如淳曰不欲令人見

屐步行

七十里

如淳曰著屐步行而逃亡

明見梁騎馳去遂歸報

文穎曰梁騎將擊吳

楚者也師古曰遇梁軍之騎因遂得脫歸報天子

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

陸侯禮為楚王以盎為楚相嘗上書不用盎病免家居

與閭里浮湛相隨行鬪雞走狗

師古曰湛讀曰沉

雒陽劇孟嘗

過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

服虔

曰博戲之徒也

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

喪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

師古曰凡人在生不

能無緩急之事

夫一旦叩門不以親為解

張晏曰不語云親不聽也臣瓚曰凡人之

於赴難濟危多以有父母為解而孟兼行

不以在亡為

辭師古曰或實在

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

文穎曰心季布弟也

今公陽從數騎

鄧辰曰陽外也晉灼曰陽猶常也師古曰鄧說是也

一旦有緩急

寧足恃乎遂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盎

師古曰多猶重

盎雖居家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盎進

說其後語塞

師古曰塞不行也

梁王以此怨盎使人刺盎刺者

至關中問盎稱之皆不容口

師古曰稱美其德口不能容也

迺見盎曰

臣受梁王金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者十餘曹

如淳曰曹輩也

備之盎心不樂家多怪迺之梧生所問占

蘇林曰音

梧文穎曰音陪秦時賢士善術者也師古曰蘊音文說是

還梁刺客後曹果遮刺殺

崋安陵郭門外

鼂錯潁川人也

晉灼曰音厝置之厝師古曰據申屠嘉傳序云責通請錯匪躬之故以韻而言

晉音是也潘岳西征賦乃讀為錯雜之錯不可依也

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

師古曰軹縣之儒生姓張名恢錯從之受申商法也

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師以

文學為太常掌故

應劭曰掌故六百石吏主故事

錯為人隋直刻深

師古

曰隋字與峭同峭謂峻陘也音千笑反

孝文時天下亡治尚書者獨聞齊

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廼詔太

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

師古曰稱師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

師古曰初為舍人又為門大夫

遷博士又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

者以知術數也

張晏曰術數刑名之書也臣瓚曰術數謂法制治國之術也師古曰瓚說是也

公孫弘云擅生殺之力通壅塞之達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此與錯所言同

耳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羣臣畏服矣

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為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

為也

師古曰言何用知事

臣之愚誠以為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

能奉其宗廟而却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

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

師古曰說謂所

說之義也

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為功臣竊觀

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

所守者以陛下為心也

張晏曰若伯魚須仲尼教乃讀詩書也

竊願陛下

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

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為太子家令

臣瓚曰茂陵中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

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

囊

師古曰言其一身所有皆是智算若囊橐之盛物也

是時匈奴彊數寇邊上發

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

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

邑毆畧畜產

師古曰毆與驅同

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

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

師古曰益奮厲也

敗兵之卒沒世不

復

師古曰永挫折也

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

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

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

師古曰輯與集同底與砥同

起破傷之民

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

有利

○宋祁曰而法曰大有利此語絕不傍理蓋下有兵法曰故後人誤書耳當從濶本作敗其衆而有

大非隴西之民有勇怯廼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

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安邊

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

刃之急者三

師古曰合一刃謂交兵

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

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

師古曰漸讀曰濺謂浸也音子廉反

山林積石經川丘阜

師古曰經川常流水也大陸曰阜

少木所在

師古曰少

古草字

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

屬

師古曰曼衍猶聯延也屬續也衍音弋戰反屬音之欲反

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

○宋祁曰地字下當有也字前後相準存也成文

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

谷居閒

師古曰達離也

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

一兩陳相近平地淺少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劒楯

三不當一萑葦竹蕭

師古曰萑葦也葦葭也蕭蒿也萑音完

少木蒙龍支

葉茂接

師古曰蒙龍覆蔽之貌也龍音來東反

此矛鉞之地也

師古曰鉞鐵把短矛

也音上
延反

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劒楯之

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

靜不集

師古曰
集齊也

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

之音相失

師古曰金鉦也鼓所以進衆金所以止衆也○宋祁曰學官本越本並作金鼓之指據

云金鼓則音
為是作指非

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

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

應劭曰袒裼肉袒也師古曰裼音錫

弩不

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

亡鏃同

師古曰鏃矢鋒也音子木反

此將不省兵之禍也

師古曰省視也五

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
以其將與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
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

異執險易異備

師古曰易平也音弋鼓反

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

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

師古曰彼我力均不能相勝則須連結外援共制之

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

師古曰不煩華夏之兵使其同類自相攻擊也

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

之馬弗與也

師古曰與猶如

險道傾仄且馳且射

師古曰仄古側字

中

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

師古曰罷讀曰疲

中國之

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

師古曰易亦平也突騎言其馳銳可用衝突敵人也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

師古曰撓

攪也音火高反其字從手一曰撓曲也弱也音女敎反其字從木

勁弩長戟射疏及遠

師古曰疏亦濶遠也○劉奉世曰長戟恐誤或者勁弩如今九牛大弩以槍為矢歟故可射疏及遠也然戟有

鈎又不

可射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

弩往來什伍俱前

師古曰伍人為伍二伍為什

則匈奴之兵弗能當

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

蘇林曰騶音馬驟之驟如淳曰騶矢也處平易之地可以矢相

射也臣瓚曰材官騎射之官也射者騶發其用矢者同中一的言其工妙也師古曰騶謂矢之善者也春秋左氏傳作最字其音同耳材官有材力者騶發發騶矢以射也手工矢善故中則同的謂所射之準臬也蘇音

失之矣臬音牛

列反即謂臬也則匈奴之草筍木薦弗能支也

孟康曰草筍以

皮作如鎧者被之木薦以木板作如楯一曰草筍若楯木薦之以當人心也師古曰一說非也筍音息嗣反

下馬地鬪劒戟相接去就相薄

師古曰薄迫也

則匈奴之足弗

能給也

師古曰給謂相連也

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

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

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

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俛仰之間耳

師古曰言不知其術

則雖大必小雖強必弱也俛亦俯字印讀曰仰

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

服虔

曰蹉跌不可復起也師古曰跌足失據也跌音徒結反

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

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

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

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

師古曰輯與集

也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

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

之以衆

張晏曰衡音橫師古曰衡即橫耳無勞借音

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

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

擇

師古曰財與裁同也

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荅焉曰皇帝問

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

李奇曰三者得地利刑卒服習器用利書

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

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

聽而萬不當也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立本當世急務

二事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

師古曰貉音莫客反

南攻

揚粵

張晏曰揚州之南越也

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

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

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

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

文穎曰土地寒

故也

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

師古曰密理謂其肌肉也毳細毛也

其性能寒

師古曰能讀曰耐此下能暑亦同

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

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

死於邊輸者僨於道

服虔曰僨仆也如淳曰僨音奮

秦民見行如往棄

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婚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

閭取其左

孟康曰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役不供復役之也或云直先發取其左也師古曰閭

里門也居閭之左者一切皆發之非謂復除也解在食貨志

發之不順行者深恐有

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

師古

曰北謂敗退

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

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

師古曰蒙冒犯也

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

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

師古曰復復除也音方目反

天下明知禍

烈及已也

師古曰猛火曰烈取以喻耳

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

先倡

師古曰倡讀曰唱

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

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

師古曰著音直畧反

其執易以

擾亂邊竟

師古曰竟讀曰境

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

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埜

師古曰埜古野字○

宋祁曰浙本居字下有也字獸字下有放字若去也去放語通而不文放字猶害於義

美草甘水

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

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畝也

師古曰畝古畝字也南畝耕種

之處也○宋祁曰景德本無以離二字校添刊誤亦改

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

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

卒少則入陸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

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

李奇曰纔音裁師古曰纔

淺也猶言僅至他皆類此

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

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陸下幸憂邊境遣將吏

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

師古曰更謂易代也 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
音庚又讀如木字

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荅

服虔曰蘭石可投人石也蘇林曰渠荅鐵蒺藜也如淳
曰蘭石城上雷石也墨子曰城上二步一渠立程長三
尺冠長十尺臂長六尺二步一荅荅廣九尺袤十二尺
師古曰蘭石如說是也渠荅蘇說是也雷音來內反○
宋祁曰以便為之存 復為一城其內城閒百五十步要
以字不成句且無義

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

師古曰調謂算
度之也總計城

邑之中令有千家以
上也調音徒釣反

為中周虎落

鄭氏曰虎落者外蕃
也若今時竹虎也蘇

林曰作虎落於塞要下以沙布其表旦視其跡以知匈
奴來入一名天田師古曰蘇說是也虎落者以竹篾相

連遮落之也

先為室屋具田器廼募臯人及免徒復作令居

之

張晏曰募民有罪自首除罪定輸作者也復作如徒也臣瓚曰募有罪者及罪人遇赦復作竟其日月者

今皆除其罰令居之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復扶目反

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臯及輸

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

其家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

師古曰初徙之時縣

官且廩給其衣食於後能自供贍乃止也

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

孟康曰食貨志所謂樂卿者也朝位從卿而無職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樂卿武帝所置耳錯之上書未得豫言

之也然二十等爵內無有卿名蓋謂其等級同列卿者也

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

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

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

其半予之

孟康曰謂胡人入為寇驅收中國能奪得之者以半與之師古曰孟說非也言胡人入為

寇驅畧漢人及畜產而它人能止縣官為贖張晏曰得

得其所驅者令其木主以半賣之其民如是○劉奉世曰其

贖也師古曰此承上句言謂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師古曰言非

德義於主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比與東方之戍卒不習

地執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

如淳曰東方諸郡民不習戰鬪當戍邊者也以

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師古曰言發怨恨之人使行戍役也

上從其言募民徙塞

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

省輸將之費益寡

如淳曰將送也或曰將資也

甚大惠也下吏誠能

稱厚惠奉明法

師古曰稱副也

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

和輯其心而勿侵刻

師古曰輯與集同

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

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

虛也

師古曰所以充實
寬廣空虛之地

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

審其土地之宜觀其少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

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

門戶之閉

張晏曰二
內二房也

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

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

師古曰
之往也

為置醫巫

以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

師古曰昏謂
婚姻配合也

生死相卹

墳墓相從種樹畜長

張晏曰畜長六畜也師古曰種樹
謂桑果之屬長音竹兩反○劉攽

曰所種所樹
畜積長茂

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

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

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

服處曰假

音假借之假五百帥名也師古曰假大也音工雅反○劉奉世曰假服說是古者戌皆有期代則不置故曰假謂其權設猶假司馬之類亦非常置也

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

賢材有護

師古曰有保護之能者也今流俗書本護字作讓妄改之耳

習地形知民

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

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

師古曰各守其業也

幼則

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

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

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

師古曰還讀曰旋踵回旋其足也

所徙之民

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

師古曰意疑之也

壹大治則終身創矣

師古曰創懲艾也音初亮反○宋祁曰治字下

疑有之字存之則語緩且易

欲立威者始於折膠

蘇林曰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

奴常以為候而出軍

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

師古曰使其得勝逞氣志而去

後未

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後詔有司舉賢良文學

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

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

師古曰施延也音戈歧及

四極

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

師古曰意

所不及者取其言以自輔也

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

翼天子

師古曰比和也翼助也比音頻寐反

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

楸

師古曰楸美也

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

師古曰從音子容反亂從謂禍亂之

蹤跡也一日亂謂作亂者從謂合從者若六國時為從者也今書本從下或有順字或有治字者皆非也後人

妄加之也○劉奉世曰大害謂秦亂從謂項羽時漢得關中羽西向爭天下故曰亂從

並建豪英

以為官師

師古曰師長也各為一官之長也字或作帥音所類反

為諫爭輔天子

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

及四夷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

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

○宋祁曰此大夫之所智當作知

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

師古曰主郡吏

謂即守也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

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

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

張晏曰三道國體人事直言也師古曰二三大夫總謂當

時受策者非止錯一人焉

朕甚嘉之故登大夫於朝親諭朕志

師古曰諭

告也大夫其上的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

之不宣民之不寧

師古曰永猶深也惟思也

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

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

於篇

師古曰休美也篇謂簡也

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

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閑之

師古曰重音直隴反

興自朕躬

師古曰言

朕自發視也

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

張晏曰毋為有司枉抗也

烏虜戒之

師古曰虜讀曰呼

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錯對曰平陽侯臣窋

孟康曰曹
窋參子也

汝陰侯臣竈

如淳曰夏
侯嬰子也

潁陰侯臣何

文潁曰
灌嬰子

廷尉臣宜昌隴西太守臣昆邪

服虔曰公孫昆邪也師
古曰昆讀曰混音下昆

反

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

師古曰詔列侯九卿及郡
守舉賢良故錯為窋等所

舉

昧死再拜言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為輔翼

故黃帝得力牧而為五帝先

服虔曰力牧
黃帝之佐也

大禹得咎繇

而為三王祖齊桓得甞子而為五伯長

師古曰甞字與
管同伯讀曰甞

今陛下講於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

臣瓚曰講
謂講議也

退

託於不明以求賢良

師古曰自託
不明是謙退

讓之至也臣竊觀上

世之傳

師古曰
謂史傳

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

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於玉版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

之後世為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竄等廼以臣錯

充賦

如淳曰猶言備數也臣瓚曰充賦此錯之謙也云如賦調也

甚不稱明詔求賢

之意臣錯少茅臣亡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

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

臣莫能及故自親事

師古曰親理萬幾之務

處于法宮之中明堂

之上

如淳曰法宮路寢正殿也

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衆生

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

師古曰有根著地者皆載之也著音

直畧反

燭以光明無偏異也

師古曰燭照也

德上及飛鳥下至水

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

師古曰被音皮義反

然後陰陽調四時節

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

師古曰甘露凝如膏

五穀孰祆孽滅賊氣

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

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

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

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

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以已內恕及人

師古曰以己之心揆之於人也

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

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

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

師古曰施延也

音戈
歧反

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

竊以五伯之臣明之

師古曰伯讀曰霸

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

屬之以國任之以事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

五伯之佐之為人臣

也察身而不敢誣

師古曰各察已之材用不敢踰越而誣上

奉法令不容私

盡心力不敢矜

師古曰矜謂自伐也

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

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

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為之機陷

也

孟康曰機發也陷穽也

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

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

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歛民財以

顧其功

師古曰顧顧也若今言雇賃也

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已也其

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

師古曰從讀曰縱

以禁天

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臯大者罰重臯小者罰輕

如此民雖伏罪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

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

傷民

師古曰更改也

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以傷國

師古曰謂逆主

意而反還之不令施行至傷國也復音扶目反

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

明主之功使主內亡邪辟之行外亡騫汙之名

師古曰辟讀曰

僻騫損也汙辱也

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

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

之賢主五伯與焉

師古曰與讀曰豫

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

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

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執萬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

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

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

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

佐

師古曰臣亦不
及三王之佐

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

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

謀不輯

師古曰輯與
集同輯和也

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彊夫

國富彊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為

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

師古曰進前也言
不在秦之前也

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者慾亡

極

師古曰者
讀曰嗜

民力罷盡賦歛不節

師古曰罷
讀曰疲

矜奮自賢

羣臣恐諛

張晏曰恐機發陷禍而為諛諛以求自全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直為恐懼而為諛諛也恐

音丘勇反

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

隨喜意妄誅以快怒

心法令煩懣

師古曰懣痛也言痛害於下懣音千感反

刑罰暴酷輕絕人命

身自射殺

○宋祁曰殺字下疑有自射殺未見其事必著

人字若直言身人字義乃易了天下

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

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為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

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

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內咸怨

離散逋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

師古曰倡讀曰唱

絕

祀亡世為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

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

如淳曰覆蔭也露膏澤也

絕秦之迹除其

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除苛解媯

文穎曰媯煩統也師古曰音如紹反

寬大愛人肉刑不用臯人亡帑

師古曰謂除收帑相坐律亡讀曰無帑讀曰拏

非謗不治鑄錢者除

張晏曰除鑄錢之律聽民得自鑄也師古曰非讀曰誹

通關

去塞

張晏曰文帝十二年除關不用傳

不孽諸侯

應劭曰接之以禮不以底孽畜之如淳曰

孽疑也去關禁明無疑於諸侯師古曰應說是

賓禮長老愛卹少孤臯人有期

張晏曰早決之也晉灼曰刑法志云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滿其年免為庶人也師古曰晉說是也

後宮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張晏曰足用明詔軍師

○宋祁曰師疑作帥軍帥有義言師無取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

去陰刑張晏曰宮刑也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師古曰各就其

國親耕節用視民不奢師古曰視讀曰示所為天下興利除害

變法易故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陸

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永惟朕之不

德愚臣不足以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

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

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

師古曰遺棄也不棄神明之德不廢賢聖

名之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

可待

師古曰言各當其時務立功也

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

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下神

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

師古曰資贖也謂天子之財贖

臨制天下至今

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竟未安

師古曰竟讀曰境

其

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羣臣也今執事之臣

皆天下之選已

師古曰已語終之辭

然莫能望陛下清光

晉灼曰今之臣

不能望見陛下之光景所及

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

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

師古曰言天子虛弄神明之德

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

師古

曰究竟也

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為陛下惜之昧死上

狂惑少茅之愚臣言

○宋祁曰臣言臣字衍存之句不成

唯陛下財擇時

賈誼已死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為高第繇是遷中大夫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錯又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

三十篇孝文雖不盡聽然奇其材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爰益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為內史錯數請間言事輒聽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堧中

師古曰堧者內

垣之外游地也音人緣反

門東出不便錯廼穿門南出鑿廟堧垣丞

相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錯聞之即請閒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為門請下廷尉誅上曰

此非廟垣迺堦中垣不致於法丞相謝

師古曰以所奏不當天子意故

謝罷朝因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迺先請固誤丞

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

過削其支郡

師古曰支郡在國之四邊者也

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

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繇此與錯有隙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錯

所更令三十章

師古曰更改也

諸侯謹諱錯父聞之從潁川來

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

大如

淳曰錯為御史大夫位三公也

侵削

諸侯疏人骨肉口讓多怨公何為也

師古曰讓責也

錯曰固也

師古曰言固當如此

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

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

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為名上與錯議出軍

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會竇嬰言爰盎詔召入

見上方與錯調兵食

師古曰調謂計發之也音徒鈞反

上問盎曰君嘗

為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為人虐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

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為鹽

師古曰即就也

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金豈發虐

何以言其無能為也。盎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而為誼，不反矣。吳所誘皆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誘以亂。錯曰：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迺屏錯，趨避東箱，甚恨。

○宋祁曰：一本恨字下有之字。

上卒問盎

師古曰：卒，竟也。

對曰：吳楚相遺書言

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今賊臣鼂錯擅適

諸侯削奪之地

師古曰：適讀曰謫。

以故反名為西，共誅錯復故

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

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

吾不愛一人謝天下

師古曰顧念也誠實也

盎曰愚計出此唯上

孰計之廼拜盎為泰常密裝治行後十餘日丞相青翟

中尉嘉廷尉歐

師古曰張歐也音區

劾奏錯曰吳王反逆亡道欲

危宗廟天下所當共誅今御史大夫錯議曰兵數百萬

獨屬羣臣不可信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

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使

錯居守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

鄧展曰徐僮臨淮二縣也

錯不稱陛下德信欲疏羣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亡

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

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可錯殊不知廼使中尉召錯給

載行市

師古曰誑云乘車案行市中也行音下更反

錯衣朝衣斬東市

師古曰朝

衣朝服也

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為將選上

書言軍事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

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師古曰道軍

所來即是從軍所來耳無煩更說道路也

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為

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且

臣恐天下之士拊口不敢復言矣

師古曰拊音其炎反

上曰何哉

鄧公曰夫鼃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

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

師古曰卒竟也

內杜忠臣

之口外為諸侯報仇

師古曰杜塞也

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

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廼拜鄧公為城陽

中尉鄧公成固人也

師古曰漢中之縣

多奇計建元年中

○宋祁曰

著年字則俗而不古但言中則是史常體

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先

師古曰鄧先猶云鄧

先生也一曰先者其名也鄧先時免起家為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

其子章以脩黃老言顯諸公間

贊曰爰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

張晏曰因宜附著合會之

仁心為質

引義忼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

張晏曰資財也適值其世得騁其才

時

已變易

張晏曰謂景帝

及吳壹說果於用辯

師古曰謂殺鼂錯也

身亦不

遂鼂錯銳於為國遠慮而不見身害其父睹之經於溝

瀆亡益救敗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

張晏曰趙奢卒趙使趙括為將

其母言之趙王曰願王易括王不許母要王括有罪願不坐王許之後括果敗於長平以母前約故卒不得坐

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于篇

前漢書卷四十九

前漢書卷四十九考證

爰盎傳爰盎○史記作袁

臣召南

按爰與袁轅通史游

急就章云爰展世師古注曰陳申公後世孫爰諸生
爰濤塗因而命氏其後或為轅字又作袁字本一族
也按爰濤塗左傳作轅公穀作袁袁盎史記作袁漢
書作爰實係通用

任盎為郎中○郎中史記作中郎

是時絳侯為太尉本兵柄○史記作主兵柄

今絲欲刻治。○按從子呼叔父字僅見此文史記作苟欲劾治下文絲能日飲史記作君能日飲似為得之盎入見竟言吳所以反云云。○臣召南按此文刪去史記鼂錯在前一段以詳序于錯傳中也

鼂錯傳及劉帶同師。○劉帶史記作劉禮

為太常掌故注應劭曰掌故六百石。○林駟曰史記注應劭曰掌故百石此注六字衍文也

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劉奉世曰長戟恐訛。○胡三省

曰文意各有所屬勁弩所以射疏長戟所以及遠也復為一城。真德秀曰謂大城中復立一小城也

連有假五百。劉奉世曰謂假司馬之類。胡三省曰五百即後所謂伍伯也。賈公彥曰伍伯者漢制五人為伍伯長也。沈約曰舊說古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旅者五百人也。今諸官府及郡各置五百四以象卿行旅從依古義也

上與錯議出軍。

臣召南

按此二句補史記之缺竇嬰

言盎以下云云則裁取史記吳王濞傳中語丞相青
翟等劾錯云云又補史記之缺但丞相青翟不當有
翟字此陶青也訛與景紀同

贊亡益救敗不如趙毋指括以全其宗○李觀曰史臣
責錯父不逮趙括毋何其鄙也鼂錯用至忠之畧與
趙括必敗之勢異也使錯父為之是沮其子為忠也
孰可擬議

前漢書卷四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書卷五十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也

師古曰堵音者案臨堵韋昭音堵又音如字地名屬

南陽與兄仲同居以貲為騎郎

蘇林曰雇錢若出穀也如淳曰漢注貲五百萬得為

常侍郎師古曰如說是也事文帝十年不得調

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鈞反○宋祁曰百官

公卿表云孝文三年中郎將張釋之為廷尉此傳云文帝十年不得調恐必有誤也亡所知名釋

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

師古曰遂猶達也○宋祁曰達字下當添也字

欲免

歸中郎將爰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

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師古曰令

其議論依附時事也

令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

以失漢所以興者

○宋祁曰漢字上當存而字所以緩其語

文帝稱善拜釋

之為謁者僕射從行上登虎圈

師古曰圈養獸之所也音求遠反

問上

林尉禽獸簿

師古曰簿謂簿書也音步戶反

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

對

師古曰視其屬官皆不能對也

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

簿甚悉

師古曰悉謂詳盡也

欲以觀其能口對嚮應亡窮者

師古曰觀

猶示也嚮讀曰嚮如嚮應聲言其疾也

文帝曰吏不當如此邪尉亡賴

張晏

曰材無可恃也

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

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

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

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

哉

晉灼曰喋音牒

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

師古

曰亟急也音居力反

其敝徒文具亡惻隱之實

師古曰文具謂其文而已

以故

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

師古曰陵夷積替也解在成紀

今

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

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嚮舉錯不可不察也

師古曰嚮

讀曰嚮錯音干故反

文帝曰善迺止不拜嗇夫就車召釋之驂乘

徐行行問釋之秦之敝

師古曰行問且行且問也

具以質言

如淳曰質誠也

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

不下司馬門

如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

於是釋

之追止太子梁王母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
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使

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繇是奇釋之

師古曰繇讀與

由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

廁

師古曰廁岸之邊側也解在劉向傳

時慎夫人從上指視慎夫人新豐

道曰此走邯鄲道也

張晏曰慎夫人邯鄲人也如淳曰走音秦趣也師古曰視讀曰示

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

李奇曰聲氣依倚瑟也師古曰倚瑟即今之以

歌合曲也倚音於綺反

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

為棹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

師古曰紵音竹呂反斲音側略反

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銅南山猶有

隙使其中亡可欲雖亡石棹又何戚焉

師古曰解並在劉向傳

丈

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

張晏曰在

渭橋中路○劉奉世曰渭上有橋非一此在中故曰中渭橋張說非也

有一人從橋下走

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

師古曰屬委也音釋之欲反次下亦同

之治問曰縣人來

如淳曰長安縣人也

聞蹕匿橋下久以為行過

師古曰言天子已過

既出見車騎即走耳釋之奏當此人犯蹕

如淳

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

吾馬馬賴和桀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適當之

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

師古曰公謂不私也今

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

之則已

師古曰言初執獲此人天子即令誅之其事即畢

今已下廷尉廷尉天

下之乎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

足

師古曰安馬也錯置也音千故反

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

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座前五環得

師古曰得者盜環之人為吏所捕得也

文帝怒下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亡道迺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

君以法奏之

師古曰法謂常法

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

師古曰共

請曰

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

如淳曰俱死罪

也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劉奉世曰此等讀如等級之等言凡罪之等差

然以逆順為

基

○宋祁曰基字上疑有木字

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

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

張晏曰不欲指言故以取上喻也師古曰杯音步侯反謂手掬

之也其字從手不忍言毀徹故止云取土耳今學者識杯為杯勺之杯非也杯非應盛土之物也○宋祁云新

本杯作括

陛下且何以加其法虐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

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啓見

釋之持議平

○宋祁曰啓作咸

迺結為親友張廷尉繇此天下

稱之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

師古曰以嘗劾帝不下司馬門

稱疾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

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嘗召居廷

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鞮解

師古曰鞮音武伐反

顧謂釋

之為我結鞮釋之跪而結之

師古曰結讀曰係

既已人或讓王

生獨奈何廷辱張廷尉如此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
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韞欲以
重之

○宋祁曰聊使結韞疑云聊廷使跪結韞
存廷跪二字乃是詳了前語不可削也

諸公聞

之賢王生而重釋之釋之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相猶尚
以前過也年老病卒其子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
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馮唐祖父趙人也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為郎

中署長

鄭氏曰以至孝聞也師古曰以孝得為
郎中而為郎署之長也著音竹助反

事文帝

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

師古曰言年已老矣何乃自為

郎也崔浩以為自從也從何為郎此說非也○劉敞曰按文帝問因唐遂及居代時事則何自為郎正問從何

處來為郎崔說是索隱過音戈

具以實言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

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飯食

意未嘗不在鉅鹿也

張晏曰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也

父老知之乎

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已

師古曰已

猶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帥將

師古曰大父祖父也帥音所類反將音子

是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

廉頗李牧為人良說

如淳曰良善也師古曰說讀曰悅間頗牧之義帝意大悅○劉攽曰

間廉頗李牧為人即是知其實矣良說者甚喜也猶良久也

迺拊髀曰

師古曰髀音陸

嗟乎

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

師古曰恐

懼之言解在陳平傳○宋祁曰解在王陵傳注誤

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

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衆辱我獨亡閒處

庫

師古曰何不閒隙之處而言

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時匈奴

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邛上以胡寇為意迺卒復問

唐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頗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

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闌以內寡人制之闌以外將軍

制之

韋昭曰門中樞為闌
師古曰音牛列反

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

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

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

師古曰覆謂
覆白之也音

芳目反

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選車千三

百乘穀騎萬三千匹

師古曰穀張
努也音邁

百金之士十萬

服虔
曰良

士直百金也如淳曰黃金一斤直萬言富家子弟
可任使也師古曰百金喻其貴重耳服說是也

是以

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

鄭氏曰澹音擔石之擔如淳
曰胡也匈奴傳曰晉北有澹

林之胡樓煩之戎也師古曰澹音都甘反又音談

西抑疆秦南支韓魏當是時

趙幾伯

師古曰幾致於霸也伯讀曰霸

後會趙王遷立

蘇林曰趙幽王

其母倡

也

師古曰倡樂家之女

用郭開讒而誅李牧令顏聚代之

○宋祁曰聚一

最

是以為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

以給士卒出私養錢

服虔曰私假錢也

五日壹殺牛以饗賓客

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

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

安知尺籍伍符

李奇曰尺籍所以書軍令伍符軍士五五相保之符信也如淳曰漢軍法曰吏

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
伍符亦什伍之符要節度也師古曰家人子謂庶人之
家子也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

以法繩之

○宋祁曰繩字上疑有糾字句似長而義具

其賞不行吏奉法必

用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
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繇此言

之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

死罪文帝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

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

服虔曰車

戰之士也

十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武帝即位求賢良舉唐

唐時年九十餘不能為官廼以子遂為郎遂字王孫亦

奇士魏尚槐里人也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也

文穎曰六

國時衛弱但稱君也

至黯十世世為卿大夫以父任孝景時為太

子洗馬

孟康曰大臣任舉其子弟為官

以嚴見憚武帝即位黯為謁者

東粵相攻上使黯往視之至吳而還報曰粵人相攻固其俗不足以辱天子使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黯

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

師古曰比近也言屋相近故連延而

燒也比音頻寐反

不足憂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

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

請歸節伏矯制臯

師古曰矯託也託奉制詔而行之

上賢而釋之遷為

滎陽令黥趾為令稱疾歸田里上聞廼召為中大夫以

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黥學黃老言治官

民好清靜擇丞史任之

如淳曰擇郡丞及史任之也鄼當時為大司農官屬丞史亦是

也責大指而已不細苛黥多病臥閣內不出歲餘東海

大治稱之上聞召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

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為人性倨少禮

師古曰倨簡傲也音居庶反

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合者弗能忍見

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游俠任氣節行修絜其諫犯主

之顏色常慕傅伯爰盎之為人

應劭曰傅伯梁人為孝王將素抗直也

善

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疾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

是時太后弟武安侯田蚡為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弗

為禮黷見蚡未嘗拜揖之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

云云

張晏曰所言欲施仁義也師古曰云猶言如此如此也史畧其辭耳

黯對曰陛下

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庠上怒變色

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

羣臣或數黯

師古曰數責之音所具反

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

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誼庠且已在其位縱愛身柰

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瘳

如淳曰杜欽所謂病滿賜告詔恩也數者非一也師古曰數音所角反瘳與愈同

最後嚴助為

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瘳人

師古曰瘞勝也讀與愈同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責育弗能奪

也

師古曰孟賁夏育皆古之勇士也賁音奔

上曰然古有杜稷之臣至如汲

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

如淳曰廁溷也孟康曰廁床邊

側也師古曰如說是也○劉奉世曰廁當從孟說古者見大臣則御坐為起然則踞廁者輕之也

丞相

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

帳

應劭曰武帳織成帳為武士家也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闌五兵於帳中也師古曰孟說是也

黯前

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

此張湯以更定律令為廷尉

師古曰更改也

黯質責湯於上前

師古曰質對之也

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

化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空取高皇帝

約束紛更之為

師古曰言何為乃紛亂而改更也

而公以此無種矣

師古

曰言當誅及子孫也

黠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黠憤發

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

重足而立仄目而視矣

師古曰重累其足言懼甚也仄古側字也

是時漢方

征匈奴招懷四夷黠務少事間常言與胡和親毋起兵

師古曰每因間隙而言也

上方鄉儒術

師古曰鄉讀曰嚮

尊公孫弘及事益

多吏民巧

○宋祁曰遷史作吏民巧弄

上分別文法湯等數決讞以

幸而黯常毀儒而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

而刀筆之吏專深文巧詆

師古曰詆毀辱也音丁禮反

陷人於罔以

自為功上愈益貴弘湯心疾黯雖上亦不說也

師古

曰說讀曰悅

欲誅之以事

師古曰以事致其罪而誅也

弘為丞相廼言上

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弗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后然黯與亢禮或說黯曰自天子欲令羣臣下大

將軍

師古曰下音胡稼反

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

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

師古曰言能降貴以禮士最為重也

大將

軍聞愈賢黯數請問以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淮南

王謀反憚黯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等如

發蒙耳

師古曰說音式銳反

上既數征匈奴有功黯言益不用始

黯列九卿矣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貴與黯

同位黯又非毀弘湯已而弘至丞相封侯湯御史大夫

黯時丞史皆與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

師古曰褊陜也望怨也

見上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

居上黷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汲黯之言日益甚

矣

師古曰言其鄙俚也或曰積薪之言出曾子故云不可無學也

居無何匈奴渾邪王

帥衆來降

師古曰渾音胡昆反

漢發車三萬乘縣官亡錢從民貰

馬

師古曰賒買也

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

安令亡罪獨斬臣黯民廼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

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中國甘心夷狄

之人乎

師古曰罷讀曰疲

上默然後渾邪王至賈人與市者坐

當死五百餘人黯入請間見高門

晉灼曰三輔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也

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舉兵誅之死傷不可

勝計而費以鉅萬百數

師古曰即數百鉅萬也

臣愚以為陛下得

胡人皆以為奴婢賜從軍死者家鹵獲因與之以謝天

下塞百姓之心

師古曰塞滿也

今縱不能渾邪帥數萬之衆來

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

安中而文吏繩以為闐出財物如邊關乎

應劭曰闐妄也律胡市吏

民不得持兵器及鐵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臣瓚曰無符傳出入為闐也

陛下縱不能

得匈奴之羸以謝天下

師古曰羸餘也音戈成反

又以微文殺無知

者五百餘人臣竊為陛下弗取也上弗許曰吾久不聞

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

於是黯隱於田園者數年會更立五銖錢民多盜鑄錢

者楚地尤其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也

師古曰郊謂交道衝要之處也

召黯拜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綬詔數強予然後

奉詔召上殿黯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

師古

曰填音大賢反

不意陛下復收之臣常有狗馬之心

師古曰思報效

今

病力不能任郡事

師古曰力謂甚也

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

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

師古曰言

後即召也

顧淮陽吏民不相得

師古曰顧謂思念也

吾徒得君重

師古曰徒

但也重威重也

臥而治之黯既辭過大行李息曰黯棄逐居郡

不得與朝廷議矣

師古曰豫讀曰豫

然御史大夫湯智足以距

諫詐足以飾非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

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

師古曰舞

猶弄也

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重公列九卿不

早言之何

師古曰言何不早言也

公與之俱受其戮矣息畏湯終

不敢言黯居郡如其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敗上聞黯

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

如淳曰諸侯王相在郡守

上秩真二千石律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歲凡得千八百石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歲凡得一千四百四

十石

居淮陽十歲而卒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仁至九

卿子偃至諸侯相黯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

馬安文深巧善宦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

故同時至二千石十人濮陽段宏始事蓋侯信

服虔曰景帝王

皇后
凡也

信任宏

蘇林曰
任保舉

官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

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死而屬漢

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

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當時以任俠自喜

脫張羽於院

服虔曰梁孝王將楚相之弟也
占曰喜音許吏反脫音佗活反

聲聞梁

楚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

諸郊

如淳曰郊旁道四通處也以請賓客便臣瓚曰長
安四面郊祀之處閑靜可以請賓客也師古曰二

說皆非也此謂長安城外四面之郊耳邑外謂之郊近郊二十里○劉奉世曰近郊乃三十里蓋字誤然不必分別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旦常恐不徧當時好黃遠近

老言其慕長者如恐不稱

師古曰恐不稱其意

自見年少官薄

劉

攷曰其慕長者禮意不稱所自見即以為慊然自見當屬上句

然其知友皆大父行天

下有名之士也

師古曰大父謂祖父音胡浪反

武帝即位當時稍遷為

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為右內史以武安魏

其時議貶秩為詹事

師古曰議田蚡及竇嬰事

遷為大司農當時為

大吏戒門下客至亡貴賤亡留門下者

○宋祁曰即本無下字

執

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性廉又不治產印奉賜給諸公

師古曰印音牛向反奉音扶用反

然其餽遺人不過具器食

師古曰猶今言一盤

也每朝候上間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

師古曰候天子間隙之時其所

稱說皆言長者也

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也

師古曰推

轂言薦舉人如推轂之運轉也有味者其言甚美也

常引以為賢於已未嘗名吏

與官屬言若恐傷之間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

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

如淳曰治

莊嚴

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治行者何也然當

時在朝常趨和承意

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向也和音胡臥反

不敢甚斥臧

否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屈

師古曰屈盡也音其勿反

當時為大司農任人賓客儻

晉灼曰當時為大司農而任使其賓客幸較作儻也

師古曰儻謂受顧貨而載運也言當時保任其賓客於司農載運也儻音子就反

入多逋負司

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事當時以此陷罪贖為庶人頃

之守長史

如淳曰丞相長史也

遷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昆弟以

當時故至二千石者六七人當時始與汲黯列為九卿

內行修兩人中廢賓客益落

師古曰落散也

當時死家亡餘財

先是下却翟公為廷尉

蘇林曰却音去京兆縣名也

賓客亦填門

師古

曰填滿也音田

及廢門外可設爵羅

師古曰言其寂靜無人行也

後復為廷

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

師古曰署謂書之

曰一死一生迺知

交情一貧一富迺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迺見

師古曰見音胡

電反

贊曰張釋之之守法馮唐之論將汲黯之正直鄭當時

之推士不如是亦何以成名哉揚子以為孝文親詘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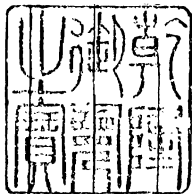
尊以信亞夫之軍

師古曰揚子謂揚雄也信讀曰伸

曷為不能用頗牧

彼將有激云爾

師古曰謂馮唐欲理魏尚故以此言激文帝也



前漢書卷五十

前漢書卷五十考證

張釋之傳尉左右視盡不能對注視其屬官盡不能對
○胡三省曰蓋帝問之而不能對故倉皇失措而左
右視也顏注非

然以順逆為基○按基字史記作差文義甚明

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啟○宋祁曰啟作咸○臣召南按

如宋說則咸字屬下文為句也但山都侯自名恬啟
史無截去人名一字之理史記以避景帝諱作王恬

開注徐廣曰漢書作啟即知本文作王恬啟矣宋說
無謂

馮唐傳為郎中署長○史記作為中郎署長又父老何
自為郎父老知之乎史記並無老字

趙將李齊○胡三省曰鉅鹿之戰當是秦將王離圍鉅
鹿時

軍市之租○索隱曰軍中立市市有稅即租也

汲黯傳至黯十世○臣召南按史記作七世又治官民

史記作治官理民此傳於史記本文字句多所刪節處如嚴助言黯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漢書改守城為守成又刪深堅以下二句黯言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漢書刪去是所謂一句皆不如本文遠甚

召為主爵都尉

○臣召南

按公卿表黯以建元六年為

主爵都尉十一年徙為右內史元朔五年也主爵都

尉掌列侯

居淮陽十歲而卒。○史記作七歲

鄭當時傳遷為大司農。○臣召南按史記作遷為大農

令是也當時為大農令在元光中至太初元年始改

曰大司農此史文偶然失檢處也

下邳翟公為廷尉。○臣召南按公卿表翟公為廷尉在

元光五年

前漢書卷五十考證